



坦室雜著

雜著

14
743
2



和
751
卷

743
2



同治甲戌年鐫

坦室雜著

利津李氏藏板

坦室雜著目錄

周易管解

人道源流說

籌上撫綏車里節略

復上廉訪景公書

與祁與堂孝廉談文

以忠許令尹子文辨

記陳司閻善事

招庖丁說

中庸全部一章解

用董仲舒與汲黯說

安車里後上廉訪景公書

觀柳河東文

時文論

使僕與役辨

記給僕假歸里事

寄謝鄧刺史樵香遺書

卻友人送書

復黃書舫書

復示子啟賢 壬文報

寄示佐賢子 氣類文

寄示報請景公書

善士無辭車里簡

人節取將錄

鼠尾管錄

坦室雜著目錄

寄復李楚屏書

寄別黃書舫書

示幼子佐賢

朝文錄

歸附錄東文

芝草題於土氣請景公書

用董仲舒與馮譙錄

中氣全時一章錄

利氏版板



坦室雜著

本桂衣與為八性不六畫不。利津李文桂鏡秋著

內代衣育中與不中自味變至正又。男佐賢敬刊

周易管解。周易管解

易一天地也無易之前天地即易也以形體言天地具其形易

究其理以氣數言天地行其氣易著其象有天地即有山有澤

非有易而始通氣也有天地即有雷有風非有易而始相薄也

有天地即有水有火非有易始不相射也常人不知聖人知而

發之耳天地分陰陽易卦分奇偶伏羲仰觀於天得陽象焉以

坦室雜著

奇畫當之俯察於地得陰象焉以偶畫當之而太極分兩儀矣而陰陽分矣而剛柔分矣而對待之形見矣而必重以三畫者無畫則無象一畫難變變則窮二畫並列無餘亦難變故以三奇爲乾三偶爲坤三則參差錯落而易變變而一索再索三索乾生四象坤生四象乃可以成六子而八卦成列矣而乾坤爲萬物之父母矣而又重以三畫者重三爲六乃成六爻乃有上下內外乃有中與不中自初變至五又下變回一爻變回一卦合本卦乃共爲八卦不六畫不能各變爲八卦也此自然一定之數也上爻不變者卦之本也人各有本事各有本千變萬變

而本不可變碩果不食剝之上九卽此義也一卦成八卦八卦各成八卦則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則三百八十四爻而生不生息變化無窮矣而爻變必自初而上者天地之氣自下而上天降雨雪地氣上蒸而爲雲也如花木然根變而枝葉乃變自下而上自內而外也試以人身驗之本卦本來面目初爻變則更易之心起而意尙未定也二爻變則更易之心定其大半而尙未全改也三爻變則意全改特尙未施行耳四爻變則更易之迹漸露於外矣五爻變則更易之迹顯著而不挽回矣變至七宮則於更易之中又復更易而本來面目全無人不能識已亦

不克自主矣。文王衍之名曰遊魂之卦，蓋恍惚之象也。變至八
宮則內卦仍還原卦。天時晦明，風雨迨至交節，依然寒暑之常
人事千態萬狀，迨至歸根依然。故我之素窮極返元，水流歸海
也。文王衍之名曰歸魂之卦，蓋拘泥之象也。一卦如是，八卦皆
如是。奇偶分而陰陽判，奇偶變而六子出，乾父坤母而六子成
能。六子又復各生六子，迭生迭變，天地之氣無終極。易畫之理
無終極矣。然奇變偶，陽變陰，剛變柔也。而偶變奇，則陰變陽，柔
變剛矣。故有不可變者，卽有不可不變者。互卦之說，此卦互於
彼卦，如每卦變至五宮，皆互於別宮，不在本卦也。卦出本宮則

爻亦出本卦，且有陽加於陰，陰加於陽者。如男本屬陽而有得
至柔之性者，女本屬陰而有得至剛之性者。又如男正乎外而
有外事主於女者，女正乎內而有內事主於男者。是陰陽互相
反也。而究其本宮則陰本陽而陽本陰，故其性其事相反。而究
其正理則女雖剛而究爲女，男雖柔而實爲男也。故自一定象
數推一定之氣理，不但近也。自天之地，自地升天，某卦挨某卦
某爻挨某爻，皆一定也。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而又東某方某卦
接某卦，某爻接某爻，皆一定也。自春而夏而秋而冬，而又春某
月某時某卦接某卦，某爻接某爻，皆一定也。吾人一生得某卦

某爻自某起至某卦某爻止一定之數可推而知也若自其至變象數而推至變之氣理不但遠也一日之內風雨炎涼有不可預度者目前小物剛柔曲直有不能強同者焉知爲某卦與某爻乎然而某氣太盛某氣必衰炎之極涼之基也曲之用直之扶也則某卦某爻必接某卦某爻可推而知也孔子曰君子見幾曰知幾其神易之象幾也天地不可知易之幾可見耳何以謂中二與五也內外卦之中也外居上故五爲君象內居下故二爲臣象何以謂正陽居陽陰居陰也乾坎艮震陽卦初三五陽位九陽爻也巽離坤兌陰卦二四上陰位六陰爻也何以

謂應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上應三五應二四應初內應外外應內也何謂正應陽應陰陰應陽也中正而正應尙已得中而不正無應非君子而得位事不行也得正而不中無應雖君子而無位勢不行也得應而不中不正事勢行而無位亦無德也而不中不正無應者可知已而必取於雷風水火山澤者上天下地中有萬物皆此六氣生之無此六氣不能生而萬物息而乾坤息矣一索乾而得初陽陽善動而善動莫如雷雷起於春春爲歲首故名震而取象於雷一索坤而得初陰陰善入而善入莫如風風自火出亦由木生無微不入故名巽而取象於風

再索乾而得中陽陽主動而一奇陷於二偶之中則陷於坎之象坎則險而深險莫如水故名坎而取象於水再索坤而得中陰陰畫中空一偶居二奇之中有外實內虛內光外照之象離之明也離明莫如火故名離而取象於火三索乾而得老陽陽而老氣已衰矣雖主動而可以止矣又居上而下有二陰絆之動不能遂也居長男中男之後晚年少子也有初陽中陽欲動之心而勢不行矣不行則止止而不動莫如山故名艮而取象於山三索坤而得老陰陰而老血其枯矣心能入徒口說而面說耳又居二奇之上而開其口如身不能動而口開喜說之象

又觀人之動而已止喜說之象說則滋潤滋潤莫如澤故名兌而取象於澤其餘六十四卦或取卦體或取卦義或取於人或取於物或取於事隨目觸而取名非執某象定於某卦也所謂不可爲典要也故一卦通八卦且通六十四卦而不能窮也易之爲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兩間只有此氣則只有此數只有此理則只有此易言其一定終始循環不可窮言其無定頃刻萬變更不可窮無卦不可爲始無卦不可爲終亦無爻不可爲始爲終無始無終所以不能窮故夏用八卦名曰連山以艮爲始取山止之義凡事有止先有起而全象可推商用八卦名曰

歸藏以坤爲始取歸還之義凡物有往方有歸而全象可推雖各有取而不聞於六十四卦外每一卦另衍八卦非不欲衍不能再衍也推之而震可爲始震主動有動必有靜也巽可爲始巽主入有入必有出也離可爲始離主明有明必有暗也兌可爲始兌主成有作方有成也乾可爲始乾爲天有天必有地也坎可爲始坎主黑有黑必有白也推之每卦之六爻亦然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世無常泰人無終否周而復始環無端也然而伏羲畫卦只因象取名以爲天地萬物象只如此理只如此猶今讀書有得爻筆記之之意非爲示天下而天下後世極力推

測○無○出○其○範○圍○者○故○奉○以○爲○易○之○祖○易○之○名○至○周○而○有○則○文○王○名○之○也○取○卦○畫○奇○偶○有○不○易○交○易○變○易○之○象○象○者○氣○之○形○數○之○呈○理○之○著○也○文○王○於○各○卦○下○各○推○其○義○而○各○加○以○詞○而○元○亨○利○貞○之○理○之○備○與○不○備○於○此○見○焉○而○又○以○六○畫○衍○之○爲○六○爲○九○而○陰○陽○剛○柔○之○位○分○焉○而○中○正○否○中○正○有○應○無○應○俱○昭○著○焉○至○周○公○又○各○按○六○爻○各○推○其○義○各○加○以○詞○而○吉○凶○明○言○之○矣○至○孔○子○各○卦○加○以○彖○詞○蓋○團○合○全○卦○之○義○而○解○其○德○也○文○言○則○釋○元○亨○利○貞○之○義○也○大○象○釋○卦○之○能○卦○之○用○也○小○象○各○釋○爻○詞○吉○凶○之○故○也○而○又○總○以○繫○詞○上○下○傳○解○易○之○理○示○學○易○之○從○入○也○又○繼

以說卦示易取象不拘於象無不合於象也又繼以序卦示易某卦宜接某卦皆自然之序也又繼以雜卦釋卦有對待之體卽各有對待之性情也然而文王衍伏羲之畫用其卦而易其方位蓋觀於天地萬物理本一定而事有各別也凡事皆有正理而行之於世不容背實未有恰合者耳執定位於乾南坤北則震巽次之坎離又次之艮兌又次之男外女內父慈子孝兄先弟後終古君明臣良皆唐虞之世矣終古風調雨順人壽年豐矣而必不能也百穀用成之歲少而不成之歲多家用平康之戶少而不寧之戶多也所以定理爲先天用事乃後天也有

先天之正位而萬古有綱常有後天之錯綜乃成爲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之世界耳震主動動則生春者生之始東者生之地故震列於東兌主成成則收秋者收之時西者收之地故兌列於西坎主藏水流趨下則藏冬者藏之時北地寒凝水之氣故坎列於北離主明火光炎上則明夏者炎之時南地光明火之氣故離列於南乾至尊易居西北金水相生之位坤至厚易居西南萬物歸藏之位巽能入易居東南木火相生之位艮能止易居東北水木相生之位而先天一定之方位易而爲後天用事之方位矣然而文王衍易在羨里幽囚之日不過卽伏羲八

卦推天時人事順逆卜一已之休咎耳非作書示人也。卽周公由文王所衍之易而更衍之亦約在避居之年推天人順逆卜一已之休咎耳非作書示人也。惟至孔子知天地不外於易人物不外於易乃卽易明天道人道示天下萬世法然亦在道厄之後聖人衍易蓋皆自憂患來耳。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則心無所之矣。司馬太史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不患難則心逸不能入不心逸而心有所之不暇入也。然則易之道固防患多而安樂少也。凶悔吝三而吉止一也。然而吉不可執凶亦不可執也。其言吉勉詞也以爲如是當

吉不如是。不然也。其言凶戒詞也以爲如是。當凶不如是。可免也。學易者慎勿執於卦爻詞爲一定也。自去年甲申中秋彼陷於獄一年之氣其周矣。周則轉始厄運將退六月初十至十二共三日卽管窺之見而論之。

合天至高至遠而身體力行則至卑至近眼前所見所聞皆是
故子思爲天下後世言之發聖道之大卽追聖學之原卽爲天
下萬世開學聖入門之始而推其所終極而並非強人以所難
也其原之于天命者人天地生也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五嶽其
上蟠下際運行于四時而終古不易者或陰或陽不過此五行
之氣鼓盪于中而亦全恃此五行之氣鼓盪于中猶人有氣而
生無氣則不生也人之氣卽此五行之氣也五行之氣參伍錯
綜相摩相盪日漸月積凝結成形則生人生物物得其偏人得
其全物得其蠢人得其靈故人一身亦如五星五嶽之內結五

臟外呈五官卽天地之五行也體之于身則有五事事麗五倫
倫各有理卽事各有道此何異天地予以五行之氣卽舉五倫
之理耳提而面命也哉未生之前此理函于天地既生之後此
理具于人心生一人卽具一理彼此不相掩今古不相襲也所
謂人人各具一小天地也天地其一本人物其萬殊也自天予
人謂之命猶父命君命自人承天謂之性猶得令得職由是性
而小心奉令不敢少失終身行之如登高行遠之順則正路則
謂之道道卽性性卽命也無二理也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道
也由是道者章以五服背是道者懲以五刑敬敷五教自我五

典自我五禮也非外爍也非後起也教卽道也而可須臾離哉
非不欲離不可離耳離其道離其性離其命矣所以不睹不聞
君子與睹聞同一戒慎而恐懼也而又加密者則隱微幽獨之
地蓋隱微幽獨之地人事未接雖無喜怒哀樂之形迹可名而
喜怒哀樂發之中與不中實基于此中則和不中則不和謹于
未發之中然後有以協于既發之和○不睹不聞不離而睹聞之
地○乃不離也○由一中積而至于念念皆中○斯吾心之中與天地
之中合而無不中矣○天地位焉○矣○由一和積而至于事事皆和
則吾心之和與天地萬物之和合而無不和矣○萬物育焉○矣○位

育○天○事○也○而○人○能○位○焉○育○焉○則○人○也○而○天○已○是○之○謂○以○人○合○天
是○之○謂○率○性○盡○性○而○復○天○命○也○雖○然○誰○其○能○之○其○惟○我○仲○尼○乎
仲尼嘗言之曰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也時中者無一時不中
和也非君子不知戒慎恐懼肆無忌憚矣小人矣卽不盡爲小
人亦凡民矣至德之詣安能責之于凡民夫子又嘗言之民鮮
能久矣且不必凡民卽賢智之過而非中與愚不肖之不及同
也均非中也非中則不能此道不明不行之所由來也如人莫
不飲食而知味甚鮮則不知故也必也舜乎舜則無不知矣無
不知則行矣然而自謂知者非也自謂知而納諸陷穽或莫之

避昏孰甚焉自謂知而期月不守見異思遷夫何益焉必也其
如回乎拳拳勿失斯無不行耳無不行則明矣然而求舜之知
求回之仁先要求君子之強君子之強非南方之強亦非北方
之強也子嘗示子路矣和不流中立不倚有道無道惟一勇以
輔其知仁而中庸乃可能也若夫勇于索隱勇于行怪不可謂
之能卽半途而廢亦不可謂之能也所謂能者依乎中庸中庸
卽我我卽中庸也用則行舍則藏潛見飛躍同一龍也遯世不
知中庸無損也嗚乎至矣非聖其孰能之然則聖道之費可想
而知也聖道之卽隱而益見其費可想而知也夫婦與知與能

而聖人或不能盡也天地有所憾君子之道無所憾也大無外
天下莫能載小無內天下莫能破上蟠下際皆道體也魚躍鳶
飛皆道妙也造端乎夫婦而至則察天地也若然則道誠大矣
遠矣不可學矣而又非也道不遠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也
其要忠恕其事則子臣弟友五倫之庸德也惟于言行加之意
耳何則同此子臣弟友之人而境遇不齊有達有窮有常有變
各有其位非其位則外耳不安其位則行險徼倖非援上則陵
下不得于人則天可怨而人可尤矣而正己之君子固素位而
行也隨其位之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正己而行不願乎外居易

俟命固無入不自得也。觀射可知矣。是故君子雖邇遠莫禦也。君子雖卑高可至也。兄弟妻子雖平等而和之宜之。父母之順由于此矣。無他。惟其誠也。誠則不可掩。天地一實理。充周之區。勿謂不見不聞之可忽也。誠于微。乃誠于顯。人不知。誠無不知。鬼神也。人不知。天地屈伸之鬼神。無不知。祭祀之鬼神也。洋洋乎。如在上。如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惟其誠也。誠故盛也。夫微之顯。職此也。夫夫然而誠之效可覩矣。誠于中者。形于外。誠于人者。通于天天之應其誠者。捷如影響。人之應其誠者。四達不悖。古帝王君相若舜若文王若武王周公。固歷歷可驗也。

舜之大孝。自盡其誠耳。而位祿名壽。其受命也如是。文之無憂。父子相承。祖孫相繼。亦自盡其誠耳。而宗廟饗而子孫保也如是。武王周公之達孝。繼志述事。亦盡其誠耳。而天下之治。猶運掌如是。是可知誠無不通。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自是厥後。厥惟孔子。孔子無位。雖曰至聖。夫安能與舜與文武周公同道也哉。然而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告哀公之言。固歷歷在也。人道敏政。由達德以行。達道而悉出于誠。則雖無天下國家之位。而凡為天下國家之經。其目其效。其事悉瞭如指掌焉。即使舜與文武周公復起。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而况

啟迪後人以大經大法視古聖更深切而著明乎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誠驗于天下國家而始于一身誠施于既爲天下國家之後而實立于未爲天下國家之先誠身其要也然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誠者不可得而見矣所恃者擇善固執有誠之者耳誠之功在學問思辨篤行果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必明柔必強矣及其至之一及其成功一也天下無不可誠之人天下後世誠身由達德以行達道而不致茫然于天下國家之大經者孔子之心傳也然而天下後世共讀是書而誠者曾不可得無他不知至誠之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且疑天道可恃

人道不可恃由性可誠由教未必誠也而不知性教有分而誠無分也誠則無不明此天道也明則可以至於誠此人道也由天道至誠能盡其性由人道致曲曲能有誠亦盡其性由天道至誠可以前知由人道自成至于成已成物時措咸宜誠者此誠誠之者亦此誠同一時措咸宜則同一無息故至誠無息矣不息則久而徵而悠遠而博厚而高明至誠一天地也不必言至誠也言天地之不貳不測而至誠見矣言天地所生山水之不貳不測而天地見而至誠更可見矣於穆不已於乎不顯言天卽至誠言文王之至誠卽天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于發

育而見其大優優乎充足于三百三千而更見其大然不待其
人不能行也其人至德而道始凝也修德凝道德性學問之事
非尊道不爲功果能一一尊之道之上不驕下不倍矣有道興
無道容矣其所謂凝道君子其所謂自明而誠無息之至誠乎
其所以爲下不倍者愚不可用賤不可專倍則取災之道耳生
大同之世禮樂制度文章自天子出雖以孔子之德無其位而
安于從周而他可知矣其所以居上不驕者驕不能寡過也三
重以當王爲貴善不尊而民弗從善無徵而民亦弗從他可知
矣故君子本身加民必有以知天知人而後言行動而世爲天

下法遠有望而近不厭也王天下而寡過未有不如此也不如
此是上不律下不襲也是無所祖述無所憲章也非仲尼之道
之大也仲尼之大如天如地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行天地之
大卽仲尼之大也有川流以觀其分先有敦化以觀其合不有
小德之溥博淵泉則不能時出而發皆中節而誠或息矣其何
以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乎不有大德之肫肫淵淵浩
浩則無由經綸大經立大本而知化育其何以立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乎小德其流也大德其原也小德達
道之和○大德○大本之中也○合小德大德而聰明睿智人之德天

之德矣大哉聖乎苟或不然孰能知之然而聖德極其神而入德則極其質也固闇然而日章也否則的然而日亡矣是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乃入德之基也潛雖伏而能昭也內省其要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在爾室在屋漏乎不遽求之于賞與怒也篤恭焉而已耳嗟乎德至此至矣蔑以加矣豈尚有聲色之可尋乎儼以如毛猶有倫也無已其上天之無聲而無臭乎嗚乎至矣是真率性而盡其性矣是真全乎天之所命而復其命矣此聖人盡人合天之全量也則三十三章實一章也時道光五年乙酉仲春鏡秋氏書時年五十有八歲

人道源流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天地而無萬物宇宙一空字耳建屋乎此人物器具一無所有空虛何用然萬物不能生于未有天地之先五行之氣無所資也而亦不能生于既有天地之後五行之氣不可遏也天地一氣之凝結卽一氣之流行氣之所至如風之吹有孔必入如水之走遇下必趨無一刻之停氣結而形呈則物也萬物初生無所爲胎與卵也皆化生耳天地非男女也亦非牝牡雌雄也陰陽五氣而已氣之相交不可見見者水火而已水潤下陰也火炎上陽也陰下陽上上天下地水宜

在下火宜在上而雨露之滋自上而下焉是陽中有水下入于陰也草木之茂自下而上焉是陰中有火上接于陽也是即水火濟天地交也惟其交也故火受水氣溫和而不燥水受火氣凝聚而不散而物形結焉氣爲之也置土埤于此一無有也久之雷動風散日暄雨潤而庶草自生草生漸而木生而昆蟲亦生何自來哉癸益畜水無所有也盛暑炎蒸半月後而蝌蚪生行潦池塘無所有也積之月餘而蛤蟻生何自來哉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是故天宇蒼蒼地土茫茫正月而風解凍二月而鷹化鳩三月而鼠化鴛萍始生推之四季皆然氣之化氣

之結也故物之初生無所爲靈明也無所爲知覺也並無所爲運動也塊然一形質已耳浸假而蠢動者生浸假而知覺者生浸假而飛者飛走者走蠢者既衆靈者斯出而人生焉是知萬物之生先植而後動先蠢而後靈人亦萬物中之一物乃生於後之最靈者耳天地既生人生物天地之五氣遂鍾于人物人物遂代天地宣洩其發生之氣結胎結卵生生不已而氣之疑結于化生者微矣故後世化生之物只見于庶草昆蟲不及人與靈明之物猶風之浩蕩無涯有兩山東之而旁之噓者小矣水之泛濫無際有江河順之而旁之漫者鮮矣此乾坤既生六

子悉聽用事于六子二卦之位居西北西南而中陰中陽之坎離當權用事于南北耳然人物未嘗分也有男女物亦有男女人交人人亦交物物交物物亦交人於是乎有人首而獸身者有獸首而人身者奇形怪狀古實有之彼時宇內皆然誰謂其異而傳于人物各別倫教既興之後則人心驚駭故孔子刪之蓋自物之靈者有人人之最靈而出類拔萃者又有聖人聖人仰觀俯察知人之同物而生不同物而用別人與物而二之務求盡人之能以立人之極則人功可以補天地之力所不及贊化育而合爲三才人貴而物賤矣然人與物分人與人尙未

分也無所爲禮義並無所爲衣食也弱之肉強之食茹毛飲血已耳有知畏寒蔽體者卉服已耳聖人出辨五穀而教之種植而人知食焉辨桑麻而教之桑蠶而人知衣焉而男女仍無別也亂交雜生誰是父子誰是夫婦聖人卽好合之情順而導以匹配之宜而夫婦之道立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各有所生卽各愛所生卽天性之愛順而導之以恩而父子之道立矣有父子然後有兄弟父母生子不一卽先後自然之序順而導之友恭而兄弟之道立矣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同姓固屬兄弟異姓亦爲兄弟卽其類聚羣分順而導以賓主相接而朋友之道立

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各立其道人事其盡于此乎未也陰陽剛柔負氣不一負性不一無以主之強欺弱矣由是正位定名作之君以抑其過誘其不及而君臣之道立焉是君臣一倫若立于四倫之後然實立有君臣斯萬物皆有主而天下夫婦父子兄弟朋友乃得各安其夫婦父子兄弟朋友也自是而聖人遞出因畧加詳因麤求精代盛一代至中天而克明峻德光被四表萬邦協和前此未能和也黎民於變前此未能變也是自洪荒生生不已至此而君道立極而人道乃備可以補天地之力所不及而天地生人生物之理乃盡屬于人聽命于人事而

天謝其權而奇形怪狀之人不復出而奇形怪狀之事遂亦不容復有萬物萬事悉準人情之正王道悉本于人情也然而唐虞之主能治唐虞不能治後世天下不自唐虞始豈自唐虞止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或且疑人道之立惟上行乃下效耳夏之季敗于桀商之季敗于紂周之季敗于幽厲屢興屢廢敗之易而復之難危哉微哉人道幾不可復識天地亦如之何哉乃好生之德若委曲行其愛人之心思患而預防之俾人道之敗而不能敗者值春秋之亂而誕生孔子非帝王也非卿相也居倫常滅絕之世雖善不尊聖

人亦何能以已帥天下乃以身爲律與諸賢講明切究在上在下處常處變各有定理使天秩天敘之典炳若日星天下無不共知共見是有孔子而作師之道俱明則唐虞之治未復而理已全復天壤有一人卽有一標準標準旣立人心不死天道無或息矣故予嘗曰天地屋也屋必架梁而成古今歷聖構此屋孔子生乃架正梁耳正梁旣定人人見有此屋知有此屋風雨不能漂雀鼠不能穿孔子歿而孟氏守之天下不住此屋而屋固依然是以歷暴秦之焚書坑儒而人道不息書一出而人尊孔子歷西漢之末而人道不息歷東漢之末以至六朝數百年

之紛雜浮靡人道不息閔八代昌黎出又大畧講求歷唐末之亂以至五代之無復世界而人道不息何則人心中○有○孔○子○人心中○有○人○道○耳○宋興大儒遞出藉以發明孔子之道著而人道益著故歷元末之亂以至明方薛諸儒守之不移歷明季之亂而人道不息

聖人出而四海一本堯舜之治以爲君堯舜非孔子不彰實本孔子之學以作師是以因革損益蔚爲禮明樂備之世然則如孔子者有功于天地人之極也有功于唐虞三代且大有功于後世之聖帝賢王賢于堯舜生民未有也然則有天地而無人

則○已○有○天○地○而○無○孔○子○有○人○亦○如○無○人○有○孔○子○乃○有○人○也○人○而○不○爲○人○則○已○爲○人○萬○不○能○及○孔○子○而○爲○人○不○學○孔○子○且○舍○孔○子○之○學○而○更○有○所○學○是○何○異○舍○人○而○學○不○人○也○哉○然○而○孔○子○一○生○所○言○皆○人○事○之○躬○行○實○踐○至○人○何○以○生○物○何○以○生○生○民○以○前○之○原○委○從○無○一○言○及○者○非○遺○之○也○不○語○息○之○也○人○有○禮○義○之○性○先○有○氣○質○之○性○氣○質○非○禮○義○不○化○禮○義○非○氣○質○不○附○上○古○人○事○未○立○率○氣○質○而○人○物○不○分○其○人○其○物○後○世○所○無○且○不○得○眼○見○故○不○敢○言○有○亦○不○敢○言○無○故○刪○書○斷○自○唐○虞○以○滅○其○迹○而○復○言○適○以○駭○人○聽○聞○故○不○如○不○語○中○古○人○道○大○備○恃○氣○質○則○禽○獸○無○別○故○

必須循理以盡人事循理窮理盡人之禮豈非盡人之性盡性豈非至命故盡人即是達天且孔子豈未言哉性與天道並不在文章之外特聞者以爲夫子之文章也則性道似不可得而聞耳洪範一冊可思已一日五行辨其性生人生物之性宜辨也別其味生人生物之氣各別也萬事萬物原于此也二之五事人身之五行也三之八政治道用五行也四之五紀天象驗五行也五之建極五行之正在帝王之身也六之三德用人本五行也七之稽疑考五行之順逆也八之庶徵五行徵于民物也夫然而威福之在人事皆天道也天道五行不可見人事之

威福歷歷在目前也此人事之本天地之本也使其理不可信
刪書之日早刪之矣是故將廢將興皆歸之命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季路問死示求知生生可見死不可見也然人何以生何
謂知生非明告乎春秋周時也告爲邦日行夏之時夏時何以
行于周非深明乎陰陽寒暑之盈虛消長適得其宜何能一言
定而萬世不易如此此孔子敬授人時也而不言氣數者氣數
無形可觀慮言之滋庸人之惑也世界大率中人命也有性君
子不廢氣質性也有命君子只循禮義此所以伏羲畫卦只象
上乾下坤文王衍易只衍有天有地有人事之後後天純在人

事不必妄尋先天無影無形茫茫之天道也不然任性所近而
逞其一偏愚者必至昧于人理而失其天常知者竭其心思必
求務乎人所不知不能以爲登峯造極不入虛無卽歸元妙矣
其無據之言自侈謂高越羲軒而不知其一無所憑一無所用
天地生人豈是爲此聖人別人于物豈是爲此無益于世且流
患于世夫何足語上承天地生生不已之人道也哉道光六年
丙戌初秋縱筆書此

此人所居在目前也此人華之本天地之本也使其理不可信
則其理亦不可信也夫是故將廢將興皆歸之命不知命無以爲
國矣蘇林蘇華書也
○于○世○夫○何○風○語○上○卷○夫○此○也○主○不○日○之○人○數○也○時○節○故○六○年
○大○此○至○人○豈○是○爲○此○聖○人○操○入○于○時○豈○是○爲○此○無○益○于○世○且○流
○其○無○益○之○言○自○對○高○法○靈○神○而○不○快○其○一○換○以○一○換○以○一
○不○益○乎○人○而○不○快○以○爲○登○臺○豈○不○入○靈○無○補○體○示○效○矣
○其○一○爾○愚○者○必○至○相○干○人○聖○而○失○其○天○常○朕○嘗○微○其○小○恩○必
○辱○不○交○交○就○決○天○無○邊○無○涯○誰○能○學○之○天○誰○也○不○然○對○對○風○波○而

用董仲舒與汲黯說

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卯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
爲御史大夫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
少損矣予因有感曰士君子患不爲仲舒與黯耳仲舒不居其
位而無損爲大儒黯不居御史而無慚於治績素位而行隨分
可以自見其家修而廷獻者雖未足究其底蘊而淑身善世自
足千古天下爲仲舒與黯者豈盡究其底蘊哉而亦何必究其
底蘊哉

孤蘇詩

取于古天不為中與韻音豈盡其孤蘇詩而亦向必矣其
 何以自具其寒烈而或然古雖未與突其孤蘇而然得善世自
 立而無財公大謂謂不與時史而無補然亦蘇矣公而許則全
 下其美下四許願曰士昏于思不與中者與無工亦皆不與其
 為時與大夫四言有辭舉數四精五德五文效而也然之無亦
 時五言則亦以公深限之立特難中其題而而與必深
 取蓋中皆與與與與

籌上撫綏車里節畧

查思茅現在邊務最要者莫如撫綏宣慰而撫綏宣慰最要者
 莫如招集流民蓋自十七年戛於臘滋擾蔓及九龍江內外各
 猛地方所有各村寨百姓畏其擄掠全數逃散平復之後去冬
 今春飭令各土官多方招集其還業者尙不及十之二三且有
 全數未還業者即如橄欖壩一處百姓向有一萬餘戶今其歸
 者纔數百戶其他小村寨歸者更屬寥寥是以該處田地俱皆
 荒蕪車里宣慰司寄住思茅之六困土弁地方代辦宣慰司寄
 住思茅之普籐土弁地方斯時責令回江尙且不得若邊防有

急責以集練防堵有土無民無民則無練其勢有所必不能矣然而非百姓之不可集也查九龍江小猛養橄欖壩各地方田土肥美泉源甚多從無水旱是以向稱富庶百姓多貪之其今日不敢遽歸者則自十七年驚擾之後其心未定又自去年秋間有宣慰族人名召彝者有圖謀宣慰之心暗引無知獠目於江外住紮以請宣慰赴江爲名其真情雖未顯著其實心存狡詐該宣慰無力無勢不敢回江四散流民見其不敢回江以爲本官尙且如此是以其心雖欲歸而觀望不前夫百姓不歸則宣慰無民無民則有土亦如無土宣慰無民無土不能防邊則

朝廷有宣慰如無宣慰因循數年其勢將有不可問者桂意以爲令宣慰寄住內地特一時權宜非經久之計欲撫宣慰莫如先集其民而民之集與不集視宣慰之歸與不歸則保護宣慰回江尤招集流民之標準也桂自抵任歷詢宣慰數次並從旁訪其情形知其尙可於各土弁地方集練千餘名誠使其集練千餘名帶赴九龍江以耕爲守官爲借給籽種再飭撥官兵三百名暫行移駐於宣慰附近要隘以爲犄角以壯聲勢江外獠目與召彝等一來不過數十人百餘人間風必將遠遁宣慰因以所帶之練耕食其地四方觀望之民心貪其地而又見其本

官安然無事且有官兵土練爲之護衛將扶老攜幼趨之惟恐後矣百姓既歸田無荒土明歲秋成糧卽可以自給行之二年糧卽可以有餘三年後宣慰之根基立矣根基既立可以固內斯可以禦外邊防有急宣慰自能抵之而內地不擾官兵不勞夫而後以夷防夷朝廷乃得收宣慰之實效也然是說也秋後九十月可以行之現在雨水盛行瘴癘大發官兵不能移駐不可行也且就當下情勢又有於此說相宜者蓋宣慰之不敢回江內懼無民外實虞蟒目之狡詐恐致爲其扣留挾制今宣慰應襲與代辦現有

兩人桂思宜飭應襲者收存印信仍然寄住六因其代辦者由官另給以協辦鈐記令其赴江便宜行事如此則代辦之權柄體面尙存其心必樂於從事江外蟒目等見應襲宣慰之人不至又無上頒印信無所用其扣留亦無所用其挾制而官兵土練爲之護衛彼亦不敢復前三年後應襲之刀繩祖血氣既壯智識漸開再以之承辦元氣漸復之地方宣慰之舊業或可復耳惟現在所擬請移駐護衛兵三百名必須行糧按行糧每名每日給米一京升給鹽菜銀一分一日計需米三石需銀三兩又該處官兵不能終年移駐今擬於烟瘴收斂之時自九月十

五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計一年止有六個月零十五日二年
共只十三個月合計大小建十三個月共需米一千一百六十
餘石需鹽菜銀一千一百六十餘兩二年後官兵可撤此一千
一百六十餘石兵米先由備貯項下借支撤兵後統計實數若
干該地收成既足令宣慰補還分作五年歸欸一年還米二百
三十餘石該宣慰不致有累其鹽菜銀一千一百六十餘兩先
行設法籌發自本年經手移駐官兵之日起令思茅官無論正
署亦分作五年歸欸一年賠銀二百三十餘兩亦不致於受累
桂自到任以來將及兩月悉心籌畫宣慰當下寄住情形實係

偷安並非苟安且將來必不能安必如此辦理方可爲經久良
謀於宣慰大有裨益於邊務大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核示飭
遵肅此云云

宣慰遂逃住距思城十五里之六困地方住江者只有伊胞叔
 代辦宣慰刀太康一人勢已就衰十二年又為憂匪所擾夷民
 已散其十分之二三憂匪至思城又從而賞之遂肆行無忌是
 宣慰有幾廢之勢其始敗於嘉慶七年刀永和之一亂應襲
 陳大畧上慰廬懷當閏月抵思之日訪於同城暨紳士耆老俱
 冰時懼無以上答慈注今幸宣慰回江邊防大局已立用敢敬
 知愈深報稱愈難抵任半載矢勤矢慎雖竭盡駑駘而虎尾春
 桂仰沐栽培借調他耶邊俸又荷薦舉昇以思茅邊防重任受
 安車里後上廉訪景公書

安車里後上廉訪景公書

宣慰遂逃住距思城十五里之六困地方住江者只有伊胞叔
 代辦宣慰刀太康一人勢已就衰十二年又為憂匪所擾夷民
 已散其十分之二三憂匪至思城又從而賞之遂肆行無忌是
 宣慰有幾廢之勢其始敗於嘉慶七年刀永和之一亂應襲
 陳大畧上慰廬懷當閏月抵思之日訪於同城暨紳士耆老俱
 冰時懼無以上答慈注今幸宣慰回江邊防大局已立用敢敬
 知愈深報稱愈難抵任半載矢勤矢慎雖竭盡駑駘而虎尾春
 桂仰沐栽培借調他耶邊俸又荷薦舉昇以思茅邊防重任受
 安車里後上廉訪景公書

且宜准著

以宣慰之勢益壞因循五六年四月憂匪又擾彼時宣慰尙有夷民萬計儘可制之無難而不准卻敵憂匪遂大肆虜掠直至思茅城下由是夷民悉散代辦宣慰遂逃至距思茅百二十里之普籐地方寄住而憂匪又得賞而去其與憂匪構兵之緬國夷練三百餘名敗來思城理應撫綏反欲殺之懼而逃歸其言必有不平之處由是緬國土官頗生不滿之心而邊防遂大壞又有代辦宣慰之堂兄名召翁者人頗有才見宣慰不能復回江干遂有覬覦之心賄求緬國住札大猛養之官名召布蘇者爲之助去秋八月召布蘇差一頭目孟衣前來住札九

龍江口沿江渡口已盡爲該目所守查此情形其侵占雖未顯露而宣慰已屬名存實亡因屢調宣慰再四詢問責以失守之咎則云係前任各憲所命不得自主詢以整頓之策則稱無力無勢二十七代之基業現在惟有土職叔姪兩人只求憲恩言之潛然淚下桂旣經密訪又得諸面詢再四躊躇益深惴惴稟而後辦則礙於前任不稟而辦則限於力微不稟不辦則自廢職守且將來必有重患殊大負薰陶至意幸就近面稟迤南道憲肯爲作主飭令卽宜斟酌稟辦又有喻巡檢極力贊助以爲歷年情形皆所目覩斷乎不容再弛是以四月間有稟請撥兵

護送宣慰回江之舉詎五月中旬既稟之後未批之先該宣慰連次飛稟急需赴江一行因緬國之召布蘇遣有野困坐召布列母者聲言率領土練五百餘名後三千餘名爲之接應護送召彝來江立等宣慰赴江一見其名爲來江俾其兄弟和好其實蓋欲以江爲界逼令宣慰分江外與召彝耳十餘日間遣人來普籐邀請宣慰者二十餘人其勢甚急是以宣慰大窘桂看其不能不去亦只好放膽爲之令宣慰應以擇日起程慎勿匆遽當先派安幹頭目分路確探幸有江外打洛土舍名召的卜翁者其人甚勇且有謀畧爲夷人所懼而世忠宣慰聞此情形

自江外率其屬人星夜奔來因得知緬目召彝來意桂尙未敢全信適值雨水烟瘴大發因懸賞覓熟悉江外夷情能耐烟瘴之兵役七八名改作商旅出江分途密探六月初旬據各回稟與召的卜翁所言相符遂知其實情可以禮奪不可以武爭因卽調宣慰來思面示機宜並告以兵家虛實變換之法與分札策應之局令其調集各猛土練五百名並擇土弁之老成歷練者數人隨之前往且示以此次赴江務須整齊局面以壯觀瞻務以禮相接方不失

天朝體制而斷不可輕身過江且宜先遣安目守住沿江隘口

以防偷渡又聞其有得力士弁一員名召齋翁住札小猛崙地方與江口甚近其人其練素爲各猛所畏遂又令調其帶練前來江口接應該宣慰由是稟明於六月十六日自普籐起程赴江二十三日行至三岔口聞前路練尙未集隨又少住至七月初三日始抵九龍江口旗幟鮮明軍威甚壯外猛士弁聞之爭趨來迎野因坐召布列母與孟衣及七月初又來之孟幹等聞宣慰赴江之勢俱出意外頓覺膽怯遂於初四日肅恭來謁次日又來其禮甚謹其詞甚順其暗蓄之意一字未敢聲發只求宣慰卽速回江整頓地方照古禮行事而召翁之氣已奪再三

不敢過江來七月十五日宣慰將其到江情形具稟前來又據會營派令同赴江干之外委秦光先轉來面稟得以悉其本末而惴惴之心稍釋嗣又據宣慰屢次續稟野因坐召布列母敬辭而去遲數日孟幹亦去沿江隘口俱已復還宣慰惟孟衣率三十一人稱云緬主有札到日然後敢退召翁於七月十六日聲言其母在猛班病故率其弟召哈第雅奔喪而去因命宣慰以禮送之以示篤親之義此宣慰到江與緬目等相接之大勢也江干旣屬安靜則邊防可以無虞其未集之夷民飭令作速招集其已集之夷民寄住普籐者飭令督率赴江復業宣慰由

是一面張示曉諭一面派安目守住隘口八月下旬轉普藤飭催其所集之夷民回江九月十五日會同營員遵奉憲牌撥點官兵三百名鎮憲派令沙守備等率之前往以爲護送距行至普藤地方宜慰百姓收穫尙未完竣沙守備遂暫行往札與宣慰協力督催收穫以便令百姓攜糧而去自九月二十後百姓陸續赴江小春二日宜慰調齊猛練隨同沙守備官兵全數起程赴江宜慰自此可以招集散民雖撫綏事宜尙需次第整頓而大局既定加意培養數年車里邊防可保無虞矣

慮事周詳應機神速古儒將風流於此可窺見

王丹楓拜跋

復上廉訪景公書

念六日接奉鈞函承示奉制憲諭思茅所屬之版納地方勢甚遼濶最難撫馭寬則百弊叢生嚴則激成邊釁治夷之法惟在恩威並濟使若輩咸知懷畏不致妄生覬覦是爲上策仰見大憲籌畫邊防洞悉扼要敬服之餘益知遵守查思茅所屬內地東西南北僅數十里至所屬車里十三版納地方雖錢糧詞訟有五猛屬寧洱八猛屬思茅之分而撫夷安邊遣官集練其責俱在思茅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誠如制憲所諭地勢遼濶難以撫馭也土官夷人不能深知禮義少有疏縱則草野無狀

而頗有畏法向上之心繩之過刻則生其離去之思誠所謂寬則百弊叢生嚴則激成邊釁也而以當下宣慰衰而復振之際又須用恩之日多用威之日少蓋其氣甚弱抵江夷民纔有四千餘丁口須大加培養以復元氣爲要特約束之使不敢放焉可耳至各猛土弁與宣慰有交接之事則似乎宜寬宣慰而嚴土弁蓋長官屬員之禮斷不可失而自宣慰逃回數年其勢幾廢各土弁皆有易視之心也若各猛土弁地方夷人於漢人有爭執之件則又似乎宜寬夷民而嚴責漢人蓋猛地原屬夷人之區漢人入其地本屬違例特漢人潛住者甚多不能遍戶驅

逐致滋紛擾夷人之性愚直而憨不能遠慮故漢奸得誘而欺之至受害太深口不能爭則肆其慄慄之氣拚命一鬧若非嚴懲漢奸則夷民不能靖矣且以桂管見寬猛并用之中必須公而且速然後人心動而勸懲易而以車里現在形勢又須宜示之以信而接之以廉夷人行事每如魚鳥之有信而甚畏漢人之相欺一言不實則背而思去歷年用恩而不能得其心其明驗也惟勿二勿三以至誠相待俾知官心無欺積而漸焉庶乎坦然相視者冀以坦然相報耳故桂於各猛事件應懲必懲應賞必賞且於應行賞發之物慮其不信日久或生其猶豫也每

先期而發之所謂接之以廉者查向來宣慰司及各猛土官來
思謁見及思茅廳官赴各猛查辦事件漏規甚重該土弁上供
長官而不派夷民夷民不善罔利而甚知愛財不能不應其長
官心實不服以不服之民偶加以恩或謂上誘我也偶施以威
且謂上心可利轉也惟嚴謹自持又隨時體察俾知官辦公事
專爲整頓地方非貨財所能動其財既省其心必感事不容私
其心自畏矣故桂於一切漏規悉數裁之其又甚者土官承襲
一事有用千餘金費至數千金者桂思力除其弊已詳明迤南
道憲批准札飭各猛遵照矣又慮其空言之無補也適值六困

有應襲之官因飭令作速辦理所有宗圖冊結辦妥來署面呈
嚴禁胥吏索費以實其意而各猛土官聞知此意果有將歷年
應辦未辦之事接踵而至者此車里十三版納現在撫綏之情
形也至車里地界西北正北東北俱接思茅寧洱內地其自正
西至西南有整控江一道江外原亦係車里地方而久爲裸匪
所居歷年冬春水淺時有偷渡竊奪牲畜之虞尙無大害只宜
以山中野獸待之沿江嚴防而已其西南正南俱界緬甸緬甸
有土官在交界處所鎮守所遣夷目與宣慰往來數次並於冬
月間謁見護送宣慰住江之沙守備詞順禮恭並無惡意蓋緬

甸此時不但不敢干犯內地。其有憂於腊肘腋之患。尙欲假威天朝耳。與宣慰通使往來相沿數十年。斷不可阻之。致生嫌隙也。其東南本接南掌國之地。南掌國小力弱。爲憂於腊之所掩。此時路不甚通。蓋憂於腊係緬甸之叛臣。界居緬甸之東北。而南掌之西北也。此時緬甸之心。刻刻欲討憂匪。而力尙未濟。憂匪不出。與緬甸構釁。則邊防無虞。此車里接界外夷之情形也。至思茅附城內外土著人戶甚少。俱係江楚及各府客籍民情。尙屬安靜。惟普鎮分駐右營兵丁甚多。往往滋事。街市兵丁買賣貨物。無敢與論價者。細查其故。實因該營有回教官弁。故縱

所致。自夏間邱遊擊蒞任。人甚明白。桂和言相商。凡事極爲整頓。自秋徂冬。漸次肅然矣。以上思茅內地及各猛於交界外夷及各情形。緣奉下詢。謹具大畧以聞。

曲盡人情。自是經綸高手。古人做事。原未嘗矜奇立異也。愚弟

王丹楓
拜跋

嘗不欲勉進於文夫所謂文者豈第取嗜奇愛博爭耀於耳目
間哉蓋將以得之於心者公之於世有不能已於天下之言故
假辭說以行所不得不行耳孔子曰溫故知新知新其要也孟
子曰掘井及泉及泉其要也如徒尚奇博自秦漢以及唐宋元
明上下數千年諸子百家各出意見著書立論行於世者不知
凡幾破中人之產亦不能盡購其書得其書累室盈軒亦不足
以容烏有能按篇成誦誦焉而全記不忘者不能全記則所謂
奇且博者猶未至矣然吾以為即全記亦不過稱為淹雅廣博
之儒而不必遂以是為果有當於聖賢覺世牖民之旨彼三千

七十諸賢何嘗見是書也哉然而嗜奇愛博者比比皆然作者
樂以是逞優絀衡者亦以是分高下無他本不足耳則泉之不
及而新之未能知也不及泉不知新而猶爭人之先以取勝於
人斯不得不務一宏通之號以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非奇
博不為功舍諸子百家固知其無能為役矣嗟乎亦曾思諸子
百家之何自來乎其為詖辭邪說荒誕不經者聖賢原所弗道
即正言莊論有合於覺世牖民之旨亦惟於古先帝王聖賢所
垂訓者闡發其緒餘耳是故即此以思諸子百家皆其流也即
其流而溯之有統眾流而會於一者六經四子乃其源也沿其

流○而○昧○其○源○與○握○其○源○而○緩○其○流○孰○得○孰○失○也○哉○予○性○鈍○心○口
俱○遲○平○昔○又○無○專○功○自○維○能○記○者○惟○詩○書○易○禮○春○秋○與○四○書○大
小○註○皆○十○歲○前○後○所○讀○故○至○今○尚○可○溫○習○不○忘○如○左○氏○公○羊○穀
梁○國○語○國○策○幼○時○卽○未○克○竟○讀○後○亦○未○克○再○讀○其○他○書○更○不○具
論○惟○自○十○五○歲○閱○西○漢○文○昌○黎○文○深○嗜○之○然○當○時○所○從○遊○者○輒
飭○之○令○去○以○爲○遠○於○時○文○二○十○前○因○亦○未○敢○讀○焉○所○以○與○同○輩
相○接○見○有○爲○詭○異○之○體○與○深○刻○幽○僻○之○字○句○者○不○禁○俯○首○閉○口
且○慚○且○恨○以○爲○習○爲○文○必○如○是○乃○可○以○馳○騁○當○世○不○如○是○徒○貽
笑○於○儒○林○耳○少○旣○不○能○今○又○無○及○嘗○以○爲○於○斯○文○一○途○此○生○無

復望矣乃自隸籍爲諸生從統元叔祖遊二年餘每有所示皆
日期於心得且日行文如用兵貴精不貴多也後至京師從楊
雲亭師其所示者亦如是維時又聞

朝廷有整飭經學之詔令天下應試者皆治五經不得仍前各
習一經不覺大喜以爲就幼時所學頗易爲力於是取五經四
子書細玩味之有得於一節一章藏之無失有得於一字一句
亦藏之無失慮久之忘也且讀且鈔令後日忘其辭不忘其理
如是者數年不知果有得焉否也然提筆爲文若汨汨然來矣
是豈治經之果有驗與乃五試於鄉輒北旣而南北奔馳幾舉

此置於度外數年之志又頽然廢矣然予懷仍似有不能已者或數月少間則披閱之或經年少間又披閱之不得解則反復推之覺兩間之所以有此文者惟物理與人情耳夫物理人情不過是與非二大端其是者爲敬爲治爲吉宜美之褒之其非者爲肆爲亂爲凶且刺之貶之此爲敬爲肆爲治爲亂爲吉凶美刺褒貶莫大於詩書易禮春秋亦莫精於詩書易禮春秋求其至大至精之旨惟四子書本其精微奧妙出之以平正切實俾後學有所遵循可以識所從入誠使爲文者以孟子講求大學中庸論語以大學中庸論語講求六經讀詩以求其旁引曲

喻之端讀書以探其盛衰升降之本讀禮以會其束身治心之要讀易以窺其陰陽消長之機讀春秋以究其名分予奪之嚴而且隨日用行習一事一物擬之議之剖而析之比而同之某合於詩某合於書某合於易於春秋於禮合者趨反者去此聖賢格物致知之大用習之於文亦卽閔中肆外之切要實功旣無理之不醕且無體之不備持此以往有諸內必形諸外所畜惟綱常名教所言惟忠孝廉節引伸觸類悉根柢於平正通達之一理以與之委曲宛轉千變萬化而不限其所至如有原之泉取不盡用不竭如江河之決浩乎沛乎焉有極乎是何也其

理○足○也○理○足○則○氣○盛○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夫○何○
所○需○於○諸○子○百○家○以○嗜○奇○愛○博○爲○哉○然○而○蓄○此○意○又○十○有○餘○年○
曾○未○敢○自○以○爲○信○信○矣○而○未○敢○以○言○於○人○何○則○論○文○類○皆○高○第○
偉○科○聲○名○聞○達○之○士○予○既○未○得○進○於○科○名○居○恒○又○無○聲○聞○使○第○
援○此○一○知○半○解○以○進○質○於○大○廷○廣○衆○言○之○諄○諄○聽○我○藐○藐○入○耳○
者○不○以○爲○狂○則○以○爲○謬○甚○且○謂○夫○人○之○言○特○枵○腹○所○借○口○耳○已○
矣○其○將○懷○此○區○區○得○力○終○淹○沒○於○風○塵○擾○攘○間○矣○而○不○謂○斯○文○
之○啟○其○心○而○發○之○者○有○如○是○也○其○答○韋○中○立○曰○本○之○書○以○求○其○
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

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斯○語○也○蓋○卽○以○五○經○爲○
源○之○說○耳○讀○至○此○固○已○大○獲○我○心○其○報○陳○秀○才○又○曰○文○以○行○爲○
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左○氏○國○語○
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
俟○文○成○異○日○討○也○何○其○視○前○書○更○顯○然○乎○然○則○六○經○四○子○爲○作○
文○之○源○固○非○予○一○人○無○據○之○私○言○矣○向○者○嗜○昌○黎○文○最○服○其○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二○語○然○猶○以○爲○昌○
黎○一○人○言○學○昌○黎○者○如○是○不○學○昌○黎○或○未○必○盡○如○是○乃○昌○黎○言○
之○而○河○東○亦○言○之○且○屢○言○之○非○真○有○實○得○於○中○何○所○言○之○若○合○

符節而示於人者異事而同揆乎嗟乎文至昌黎柳州亦卓卓於天壤矣後人學文能如是焉足矣不惟如是卽能得其千百什一亦已足矣乃當日未始不見爲通博而其所持爲根柢者總不敢外於六經四子而况天資學力萬萬不及而嗜奇愛博之心乃欲駕而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與未見此文不敢遽爲是言今此文與昌黎示爲文者俱已彰彰如是是則予所不敢言不能言者古人早已言之使早見此文當不至悠忽以至於今矣則予今日不惟有以釋前此游移之見並有以端後此趨向之心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斯之謂與印川曰然援筆書之

散行文字一道今日幾乎空谷足音作者知用力乎此而又本原六經自是豪傑之士然古人云問途於老馬漢宋儒者以及元明本朝諸作者則先我而讀經者也若必以爲秦漢以下書不足讀又恐流入李于鱗一派甚則爲文中子之中說楊子雲司馬溫公之擬易其弊將毋同聖人不云乎由博而約柳河東要亦無書不讀者不過言其指歸當如是耳高明以爲然否茹古香先生奉六經四子以駁諸子百家如奉天子以治侯甸要荒孰敢異喙所得力者尤在物理人情是非兩大端日用行習無不

念念印合如是方為胸中之六經四子非几案間之六經四子到此境不但可以衡闡天下之理亦自足以進退天下之言及正古今之書舉聖學所謂博學明辨博文約禮無不融通貫徹而不為詖淫邪遁之所誘此多學而識之之所以遜功於一貫也昌黎河東詣近狂簡執全集細繩之未必盡符所言此篇持論歸於行習恐二先生亦不免瞠乎其後也

椒園

弟王定柱敬跋

四子書乃五經之奧妙百事之權衡以之為主則胸中之是非明矣由是而參之以五經徵之以史鑑由理而達諸事則

理非空談而吾胸中之理皆有依據矣孟子文反覆發明已開後世文章之漸左國則益之以機趣史漢則充之以暢滿文章之能事畢矣六朝靡靡不足言唐宋之文布置井井極有章法然較之漢文則渾樸之氣鑿矣以其有牆壁可循易於入手故學古文者必自唐宋始源流如是學者之博覽與約取隨其才力之大小用之可也

愚弟王丹楓拜讀

昌黎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搜抉無隱博矣而澤於仁義道德河東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博矣而歸於得聖人之心故二子之文為儒者宗宋明家數專務於博者吾讀

其集矣註疏家欲守約而支離重複反失之博者吾習其語
矣若夫戕賊文史以爲富剝剝隱怪以爲奇文之蝨也吹劔
首者快此又不直一快已

王金田
先生

與祁與堂孝廉談文

與足下今日始相見耳足下居河南之南余居北海之北相去
數千里足下所好不知有同於余焉否耶余所好不知有當於
足下否耶然嘗念究心於此二十餘年矣竊以爲文也者所以
發物理與人情也時文有趨時之說或濃或淡或整或散各就
一時好尚分其去取人遂轉移於其間古文無是也古文者根
抵於六經四子偏僻之書不與也陶洗於史漢八家龐雜之言
不與也世稱昌黎爲布帛菽粟之文惟其質也吾人從事於斯
心維口誦朝漸夕摩內力既充操縱自熟由是遇一物闡一理

逢一人達一情見之了了言之鑿鑿意到而筆隨之矣反言正
言出口皆能成章其理足其情真也言者心之聲心之有者能
言心之無者不能言也其辭爲文其功夫則格物窮理自身體
力行來也不可行者不可言也以行爲文則言皆有物以文求
文則辭章聲調已耳故昌黎言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
之原孟子云集義所生直養而不可害也而不然者涉獵於諸
子百家而不求其本撮合其奇辭麗句而不要其歸偶值行文
亦或絢爛滿幅集腋以成而尋其意味索然盡矣且今日拋書
明日不復能操筆矣七八月之間兩集其涸可立待也雖然是

說也同志者可以言之不同志不能言不敢言也足下春間來
都與余不相識余所見不能爲足下言足下所見不能爲余言
也自足下與劉少嵐大尹往還少嵐足下同鄉余兄事而師事
者每爲言足下之學余聞而喜而未敢盡信前十餘日足下移
寓此菴見其人聞其語而又聆其吟咏者數夕真沈潛士也少
嵐之言不虛矣嗚乎斯文知交實難今夕一談足以堅余二十
餘年之志幸有同心則卽吾兩人所見書以誌一時契好之雅
足下儻不以爲不可也雖然余今棄此途矣業已就異路奔走
風塵行將與詩書不復晤面足下英年奮發捷春闈入翰苑出

其所學施之於家國天下余與足下固同而不能同也他年相見不忘舊好開余茅塞仍所望於足下也矣

風之有不盈矣如平流文映交實雖令之一端足以望余二十
再此替其其人固其言而天卻其如和香燻之真武醫士也
自取不與之風大矣
清與余不勝備余也見不勝言
情也同志

時文論

時文小技也未足語於孔孟之道也其原出於宋之王臨川自前明以此取士於今為烈遂為制義蓋推想聖賢覺世牖民之旨而求其意之所在亦立言之餘也而人心之滄漓分焉風會之純雜分焉王唐歸胡之元氣渾淪尚已後有金陳章黃以迄國朝熊韓方劉諸大家各能盡其所長開闔變化真可謂神而明之矣其後日變月化時文之法未嘗不極情盡致而追蹤於明季

國初諸大家且萬萬不能及焉文心愈趨愈靈斯真氣愈消愈

薄天下之踵事加增後不如前類如斯也。獨時文也哉。朝廷以時文甄別人才本之四子書以端其趨向佐之詩書易禮春秋令有志之士以此建言爲進身之階言者心之聲其言純粹和平其人必溫柔敦厚其言暢茂條達其人必疏通知遠端方之彥言必繩趨而尺步疏曠之士言必機暢而神流高立潤行知其光明磊落志和音雅知其氣靜神恬誠於中者形於外。高明見沈潛亦見性情心術胥於是覘之。蓋卽孔子觀行而先聽其言之意何則明試有待於將來敷奏立呈於當機也而無如習尚之日新月異逐其末而忘其本也艱深怪僻原所弗

道知經書爲平正通達而根柢未厚則欲以新奇逞能心思不足則求以富麗爲工鍊字鍊句並練音韻誇多鬪靡搬衍於諸子百家並搜羅於山經海志衡者以是定棄取作者以是定從違幼時嘗閱闈墨聞一知十題竟有以七日來復八月有凶見售者民有三疾題竟有以本草藥名醫方見售者售者在不售者可知矣。曾晤他省應試數人自言未讀五經但讀文選六朝浮光掠影之詞實開靡靡之習竟以之入孔孟之口作之偏而倡之者新奇富麗之病中於胸也尤荒唐者理無定見慮去取之難幸執文衡思披閱之易不顧書理之有無但看文法之

合否於是命題有上下截搭加之以無情截搭強相湊合經書正義概置不論支離穿鑿莫此爲甚於此覘心思靈巧誠爲得計而於制藝開科取士之大旨背矣書斥無稽易非騰口詩刺好莠自口巧言如簧蓋皆指此孔子所憎之口給禦人孟子所惡之利口與機變之巧者非是也耶士習涉此當力正之而衡文者反以此誘之豈聖賢經義專爲教人乘機鬪捷之具耶無惑乎誦詩讀書遍天下而文質彬彬之君子恒難卽以時文論求其元氣渾淪可追蹤古大家者千萬不得一也且夫文以載道而時文雖工於身體力行之道亦渺不相涉卽令苦心孤詣

終身汲汲於科第得失非子張之干祿乎而寡尤寡悔之心已馳於外而不可復收夫焉能瞬存息養慎言而并慎其行故前明迄今用制藝已四百餘年道德經濟之儒實不乏人未嘗盡以制藝成名而制藝成名者亦或偶見於道德經濟而求其相符者曾不數數觀也可知德行政事之賢豈絕無言語文學而自爲一科不得以文詞目之言語文學之賢豈不知德行政事而自爲一科不敢以行事概之行自行而文特其末自古爲詔况立言緒餘之時文乎故曰時文小技也未足語於孔孟之道也然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湯潛菴先生理學大儒嘗屢屢言之

觀其文集自知庚寅重陽後與族弟文萼論及時文書此示之
此言前論之類文字亦好也未敢謂其正而文
自氣一林不流以行事謝之自而行而文其未自古為師
言一林不流以行事謝之自而行而文其未自古為師
亦會不流以行事謝之自而行而文其未自古為師
以歸靈如各而歸靈如各香亦如謝良外敢請發而求其林
以今凡歸靈已四百餘年其言雖微之謂其不為人未嘗盡
效然而不日其效夫新語謂言息養則言而共其行也
其效也然其效夫非于思之千流而求其大義也

以忠許令尹子文辨

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舊政必告新尹何如子許
以忠註其無喜愠曰喜怒不形其舊政告新曰物我無間十餘
歲讀之亦以為然迨後漸疑今知其誤矣夫五經四子一書也
千百章一章千百節一節也無相背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若
此章與彼章相背何以為一何以為貫天下豈有二理乎若喜
怒不形乃深沈叵測之人且當喜不喜當怒不怒則發不中節
何以為和物我無間是彼此不分無所為厚無所為薄其弊至
於愛無差等乃墨子之流如此之人夫子豈能許可而謂其忠

子居鄒之報與不報屋廬子食色之辯桃應之間大小事概可知矣。如以情則僕人也。役亦人也。安得此厚而彼薄。如以禮則僕與役有內外之名。亦微有親疏之分。名分所別。擇其可而使之饋。不可延而僕又求待舍役。將誰屬哉。僕之免所以通情役之勞。亦所以遵禮也。如無役則僕亦不能辭矣。予心爲之帖然。

記陳司閫善事

小春二日夕司獄李君至而喜曰。今有快心事。詰之日有工人何某貧不能室娶。五嫁之婦以爲室。過門久受孕。六七月矣。忽有初配原夫索借不遂。控拐帶于官。工人猝遇官訟。窘甚已而官鞫得其情。薄責原夫。斷結又恐無以安原夫之心。判令助銀十元爲周急之誼。留其婦。繳銀給領。何某喜然。銀無措也。銀不繳則婦不歸。並慮分婉將屆。自傷自感。予聞之惻然而莫能助也。午前入憲署。言于司閫陳某。陳曰。完人室家善事也。公力不足。吾其代之。立取十元給僕。趨付何工。呈繳領婦歸焉。司閫與

何工不相識也何工未嘗求也予適道及亦閒言也而言入于耳銀出于手有少緩須臾而不能者于一工人如是平昔樂善好施可知用財而成入之美如是不用財而排難解紛可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此類也夫惜其爲司閭也雖然晨門高致古有其人其分司閭其心高且遠矣彼席豐履厚儼然人上視人世之疾苦顛連漠不關心拔一毛而不爲者其與陳司閭高下爲何如也予曰信然安得有力人盡如是乎揚善儒者事爰書以勸天下之見義不爲者

記給僕假歸里事

癸未自粵赴黔四月十五日將至湘潭有僕胡陞者湘潭人也進而請曰明日抵湘祈假半日子曰何止半日答曰公事不敢停家距縣城五十餘里半日託工寄衣物陞不歸也予曰否爾出外幾何年矣謀衣食於江湖回家實難爾有父母妻子豈可過門不入予自湘至省計日在十七長沙需小逗留爾於十八日徑赴省垣見予可也僕喜而退次早爲端照姪言之日彼請半日而予以兩日事雖微有兩全之道焉因隨差次不敢請歸者事主之禮也各有室家卽各念室家多年不歸又不知歸在

何年而過門不入非人情矣事非難緩時有可待請半日慮誤公義也而予之兩日公義不誤私恩亦未嘗廢焉故曰兩全也推是心於一人一家於國與天下應事理民當無不近人情矣王道本人情事固無大小也陳平分肉務均曰異日宰天下亦如是卽此意也小中見大固未可以事小而忽之也

招庖丁說

八月十六日命僕招庖丁一人僕曰人來甚衆得味者寡有吳某李某者藝可用而性無恒故未招之予曰如何僕曰此二人進署皆數次矣嗜博得工所償輒思去以故進退屢屢未有至數月者是殆不可招耳予曰不然宜勞而不宜逸者理也愛逸而不愛勞者情也惟君子循理制情故勉於勞而不敢自逸小人不知有理何知制情饑寒迫則思勞以自償焉少適則思逸而自恣焉庖丁賤役其備於人也終日不暇歷數月精神既倦又少積所償將並前日饑寒而胥忘之其思去乃好逸常情卽

禮所云一張一弛之道特以嗜博為逸竟至能弛而不能張此小人所以終為小人也○不然天下將無復安於為庖丁者矣其招之僕曰諾○

附錄下篇

寄謝鄧刺史樵香遺書

道光三年春有黔南之差三月二十三日舟次粵西省館友鄧樵香橫州刺史也聞其在省往視之談半日各詢十餘年別後情況及心得處歸午後有僕持名帖並訓俗遺規一部共六冊曰樵香所餽展視焉則歷代與本朝前輩先生善言善行人可法而家可式者陳相國榕門先生彙而集之樵香先人鳴岡先生重刊而行之者也敬受之未及熟讀次早公事粗畢詣寓拜謝即作別樵香乃復邀二友款留早餐盡歡而散解纜西行逆流灘險不能速前舟次無事因

坦室雜著

五

細釋遺規閱一冊而心目爽然又閱一冊而心目更覺爽然閱
畢復闕心曠神怡覺吾身近自一室起居飲食漸及於族黨鄰
里凡治內治外至致君澤民所以爲人者無一不確有遵循嘻
備矣夙昔未見及者釋此而識開矣卽已見及者釋此而心定
矣是蓋有得於六經四子書淺而言之者耳持此以往淑身善
世庶乎近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此卑邇入門處也下學而上
達此下學實踐功也於此見二先生之爲功於世道人心何限
余之受教於二先生者非淺鮮也前歲待補都門有以奇書送
予爲余賀者閱其書爲歷世術數權譎之學慮挾歸而子孫受

其愚也嘗婉辭卻之今是書平易近人毫無奇處然居易俟命
者此也素位而行者此也與時偕行獨善而兼善者亦此也一
無所奇而習之不已日進無疆真大奇矣二先生不集是冊先
輩言行散見於世余不能備觀也二先生集而刊之樵香餽之
余觀而法之自今後見善而遷樵香之賜也有過而改樵香之
賜也挾歸遺子孫將合古君子家法爲一家法而世世守之樵
香之賜也樵香益我良多我之受益於樵香者豈復可以年月
計哉心感無已寄此謝之

世室雜著
其愚也嘗感補給之令其書不長涉人享無音風然吾長於合

卻友人送書

庚辰謁選都門故友持書一部曰今得異書願為君贈且賀焉
詢何書曰經世奇謀予竊喜意必有持身涉世出於尋常萬萬
非世俗之所能及者少頃友去披閱數章則大率用間恃巧厯
世權譎者之所為予乃憮然曰噫此詐書也非奇書也人生斯
世所恃無慚於天地鬼神者惟守平正之理存此坦白之一心
耳居心安行事順處己宜處物亦宜在家在外俱宜人人可行
當行能行卒不肯行而獨行之行之積久人不能及為世所異
斯真奇矣如曰詐也人之用詐誰不如我用吾詐而詐行利己

必先損人用吾詐而爲人所詐欺人適以敗己古來英雄之士
遭逢時艱不得已爲求全之計一時權宜倖克有濟先儒猶或
非之若用此書以爲經世之奇是率天下於講張變幻則孔子
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孟子所云爲機變之巧者其誤非淺
鮮也余二子尙幼心志未定儻見父歸攜奇書必將寶而藏之
習而效之以爲必如是始可以馳騁當世其乘機鬪捷之習未
必不日勝一日而其於六經四子之平正足以淑身而善世者
適然遠矣此書烏可存也出都日婉言還之

理是程正叔文則蘇子瞻弟曹佳和拜讀

寄復李楚屏書

人生一浮漚耳不但功名富貴海市蜃樓也卽百年軀殼亦浮
寄物以宦場論身任封疆手握重符者數千里風流令行文武
惟命威福惟命古昔諸侯未能及也僚屬軍民孰不仰企而奉
之如神明者及其去位也如漚之滅消歸無有無他日中則具
月盈則食盈虛消息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也漚有大小久暫之
分滅之時無分也水上之漚不可勝數人間宦場之人亦豈可
勝數是故適然而得適然而安之不必矯也適然而失適然而
安之不必戀也其於吾無加無損吾何爲役役於心而爲之憂

且喜哉然而吾之爲吾豈無刻刻在心之事哉天生吾而如未
生吾天地無取乎有吾也吾既生而仍如未生吾亦無取乎有
此生也無取生而生焉則山崖墟莽之草木而已矣何必讀書
何必爲士士之惕厲不能忘亦不敢忘者孔子所云士志之道
朝聞之道未見之剛也孟子所云浩然之氣也有是氣乃可以
生生固生死亦生也無是氣生亦如死死固死生亦死也未生
之前氣在天地有生之後氣在吾身身存氣存身沒氣不沒也
有是氣乃可達可窮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不移處患難夷
狄無所之而不可而功名富貴浮瀝之得失榮辱不得與而可

年○軀○殼○之○有○無○亦○不○得○與○也○此○讀○書○人○之○異○於○草○木○之○自○生○而
自○死○也○桂○花○甲○將○周○矣○回○憶○幼○爲○諸○生○時○心○如○是○行○如○是○也○後
隨○任○爲○少○君○亦○如○是○也○後○出○爲○令○牧○丞○守○亦○如○是○也○未○少○易○也
故○丁○艱○家○居○三○年○仍○然○訓○蒙○諸○生○復○出○爲○牧○亦○如○是○也○今○罷○官
歸○仍○如○是○也○未○少○易○也○此○歷○驗○四○十○餘○年○少○可○自○信○一○綫○之○微
明○一○官○得○失○何○足○動○哉○患○難○以○來○卽○論○語○一○書○章○章○自○記○周○易
六○十○四○卦○每○卦○每○爻○自○記○不○知○有○當○於○聖○賢○之○萬○一○與○否○然○心
目○間○又○覺○有○進○境○是○憂○戚○之○玉○成○我○也○他○日○歸○里○偃○仰○北○窗○依
然○故○吾○未○少○損○也○書○成○攜○以○質○於○高○明○庶○幾○無○負○於○當○年○把○臂

談心之意焉前來書勉戒之意甚切恐於宦場未能看破有戚
戚之意故據懷以陳而前函之道及案情委曲者八句老母不
克歸養送終實屬終天抱恨不平太甚不能不鳴非欲爲進取
仍役役於得失也

復黃書舫書

念九日接誦復箋環讀再四不啻覲面弟與閣下交以心不以
迹也所謂異而同者天下人心之異更甚於面兩人焉能一致
而吾兩人性情同遭際同其間雖小有互異無害其爲大同故
曰知己所示讀書爲文二節未免譽弟過當而自謙太甚則周
旋語也若以迹論閣下孝廉公弟一迂秀才耳相去大殊吾兩
人豈復有此見哉吾輩幸爲讀書人言孔孟之言行孔孟之行
俯仰上天下地中立一吾不愧不作何損何加子輿氏所以云
塞兩間也然非敢誇也心胸如是而人各有分分所在卽位所

在位不容歎亦不容越乃恪遵素位之聖教也至行文一事乃
立言下乘而亦實有至要下手之處惟在温故惟期知新新不
一新此所知不同於彼彼所知不同於此而各由所知之一曲
擴而充之以會於源本所在則理無二也所謂井之泉貫之一
也而此等之文不可襲取以忠孝節義居心心有主而後能以
五經四子爲律律有定而後能其功在格物致知故大學之道
自此始耳舜好問好察邇言格物功也擴而充之放四海矣其
次致曲曲能有誠也而尋章摘句不知也而艱深奧僻不與也
上下論語人人可曉二典三謨句句可解彼子雲之言法言京

皆旁門也其他可知詩之觸景生情遍地皆仁也書之就事揆
理隨事有智也禮之三千三百隨時皆禮也春秋之比例森嚴
無義不搜也易之畫卦設象順逆吉凶皆信也此文之祖也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六字確切不移非昌黎不能爲是言周誥殷
盤詰据齟牙誠有之矣然氣之漓世之薄也二典三謨有是乎
夏初商初有是乎人心日趨日薄文心亦日趨日薄詞愈深理
愈淺耳世運升降爲之也左氏文佳而真摯之氣不及國語修
飾多耳秦漢以來文皆自舒胸臆非後世所及然以司馬遷極
其變賈董極其醅此外推司馬相如而俠氣露矣文工而品難

問也東漢之文端嚴有餘而深厚不足故予嘗曰西漢文猶二南也春三月氣也東漢文猶商頌也秋九月氣也降至六朝靡矣真氣盡矣本無根柢而爭勝千古於是造爲駢體以炫耀爲古之所無而不知空存豹皮不見駿骨也語云六朝無文字此之謂與唐宋八家卓卓可稱然柳州之削不可及惡其僻也東坡之豪不可及嫌其放也半山之鋒不可當惡其險也南豐之樸素無華勝於質也穎濱之平正無奇絀於才也老泉之老氣無敵人工多也卽六一之醅美蘊藉氣息薄而弱也求其自舒胸臆破空而來而又源本於五經四子之忠孝節義風水遭而

自然成文者昌黎外無異人文起八代衰匹夫而爲百世師東坡豈欺予哉鄙見如是幸遇同心走筆以質於高明蓋就證有道之意閣下當不以爲言之肆也來函以花甲將周示當珍攝愛我實深然目力不及心氣未衰此間事尙不足爲累抵台之初案牘紛如幾至無所措手十餘日條理旣清而觀察抱恙兩人事併一人故日不暇給又代人作嫁淺深輕重處處爲難者四十餘日今無慮矣觀察病愈自能理事綽有餘閒矣邇來眠食頗佳無以爲念自蒙都護及觀察相待之誼感泐於中力思自効頗又有勃勃之機惟此台沙漠曠野出則目極無邊入則

矮屋兀坐無可遊之地亦無可談之人殊覺暇時亦悶悶耳
殊批不日即回喜音希速示知閣下如肯留此進取雖不計復
還廬山面目亦可回見江東父老矣

寄別黃書舫書

天涯會晤遂訂知心志同身世同也別經數日頓成今昔清
夜自思吾兩人難得此遇實不容不有此遇也人生萬有不齊
同胞不必一致江之西岱之北相距數千餘里河之南粵之東
相距數千餘里兩人兩官風馬牛不相及也性情行誼各自爲
之○不○有○今○日○之○身○心○相○印○其○各○抱○區○區○以○終○老○矣○而○聲○應○氣○求
偏有此類聚萍踪堅所信並釋所疑回憶生平有不約而相符
者嘻豈無故哉兩間清剛之氣上蟠下際隨地結隨地生生則
必同無古無今無南北分也既使共生不使共證無以見氣之

分條而共貫也今日一遇天合之也雖然天不合之於夔龍之
班使之交贊高深於萬一又不合之於鸚鷺之序使之共奏技
能於末藝並不存留於一官一邑使各盡所長於化民成俗而
挫折於竄斥流離其爲同病相憐傷已如此而生不如未生如
此而合何取於合非也將廢將興孔子曰命或使或泥孟子曰
天天命值其窮氣之虛數之消也夫盈虛消長則豈執一哉无
平不陂无往不復惟有順受以待其復焉可耳且竄斥何自昉
哉君因竊案而來予亦因竊案而至使當日委曲遷就善事長
官何至陷之井而更擠之石乃書生之迂據有危言危行一語

而不知變通亢龍必有悔則自取也嗚乎途窮日暮夫復何求
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君予知己予亦君知己也有知己矣君數
月將歸予荷都護垂青藉有自效之地凱歌伊邇亦將有馬首
東向之期宦途囂浮田園質樸各賦歸來各教兒孫各有鄉黨
鄰里以身率家以家率鄉孔子曰吾從先進各能終其身爲鄰
里之從先進者則亦俯仰坦坦如吾兩家非虛生兩人奕世後有
相知亦且謂黃某李某不負爲某代讀書人也今日一合驗之
也歸志是否能決決定何月一散勢難復聚咫尺數百里籬下
人不克東道握手耿耿予懷情實難已寄此誌別書舫二兄大

批准之日亦不應辭此見大謬我爲何至糧臺乎使我服官而
來則斷不容辭使我遊幕而來則可以辭亦可不辭使我家無
大事則亟欲辭尙可不辭乃親不能棄遠戍萬里呼捨無門幸
有一綫轉機彼急切而邀此不擇而就來之日爲去計耳是以
隆冬嚴寒不避窮荒沙漠不避任勞任怨日昃不遑者三月有
奇元日亦手不停披最甚者小春冬至之四十餘日旣廢之身
花甲之年何能致我辛苦於此而未嘗少遺餘力上之有歸里
○奠○親○之○望○可○以○畢○終○身○大○憾○次○之○爲○謀○必○忠○於○事○克○濟○庶○幾○共
○曉○然○於○謫○貶○者○之○並○非○碌○碌○乃○竭○盡○心○力○在○臺○人○孰○不○目○見○當

東人病不省事臺事道醫事伊誰司之無司之者臺上之糧當
何如
奏明軍糧總匯之責當何屬也故大憲遇我誠厚而我之報大
憲者未嘗薄也而東主之所以償賓何在我將專爲兩餐謀乎
品斯下矣吾輩讀孔孟之書以忠孝爲本事無涉於君親可權
其大小輕重儻有礙於君親者他事皆小矣前之不辭不能回
耳能回而猶不辭不回何貪何戀貪名利而忘其親亦大不仁
無貪無戀而淹留於周旋世故是誠何心故以人負我則宜辭
我未負人又宜辭上有

君命家有大事又宜辭且不容不辭辭之則尊
君重親禮也義也不辭則違
君遺親非禮非義甚矣他何足計若以始終其事爲詞嬴山無
事之身曾否終始其事彼書舫先生何以滿而且留感相遇之
厚進有所希退無所急耳我復何希自夏受暑後目力遜前而
家之所急則關重矣爾之所見子莫之所執也九百粟之辭五
秉粟之與也義之與比則豈其然一人二事不必同一事二人
不必同一人一事兩地兩時亦不必同所以同一乾龍而潛見
躍飛六爻各異其象有時有地耳我之時與地不同於官並不

同於效力諸公試將無適無莫與麻冕章子華使齊章曾子居
武城子思居衛章禹稷顏子易地章任人問屋廬子孟子居鄒
桃應問各章分觀合觀則精一之中一貫之一自在用心於此
乃可于身世酬酢一切取予去就皆將有卓爾立於前者中道
躍如庶乎不昧於所從矣其思之勉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五

示幼子佐賢

爾今為少君矣向余遊滇七年爾兄弟皆未隨往爾尚幼今來
晉康爾兄家居事祖母爾則為隨任之少君矣夫少君有利焉
有害焉利可喜也害可懼也其利維何年華方富與既壯心紛
者異用度從容與家計不足者異延訪明師與苦心孤詣矻矻
窮年者異應讀應誦及時購書與窮鄉僻壤無見無聞者又異
於此而貫穿經史理路既徹心境自澄心境既澄天宇皆朗出
其意緒發為詞章深人無淺語雅士無俗韻隨題成文各抒胸
臆雲鶴有奇翼早已非檐雀梁燕所能望見彷彿古所稱豪傑

之士非此也耶此人生之大利惟少君爲易能如是少君真無負矣然而收其利者恒少而罹其害者竟比比也無他飽暖生事利欲薰心也且夫人情患在推事而少君患在喜事人情患在無才而少君則患在有才有所長而樂炫其長炫其長而並飾其短且本無長而以性之偏爲己之長動而不能靜順而不可逆合署內外上下遂相與窺意旨而曲爲趨承積久成習積習成性驕盈之氣不期而起邪僻之念觸緒而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荏苒半生日月逝矣時不再至官不久居茫茫終身悔焉何及況喜事者必不甘無事恃才者必樂於逞才天資

雖美豈能無閱歷而泛應各當是非不明顛倒錯亂加之以貪利榮私憤事敗家害有不勝言者嗚呼傷哉此幸爲少君不能承受其福而誤入於下下之一途也雖然其弊皆由於干預外事余嘗論少君之道曰少應酬而自重其身真要言也昔從爾祖之任京源彼時侍從八十餘人咸知官只一子主家計者在是由是加意逢迎者紛至沓來余懼焉一日呼諸侍從示之曰余山左一秀才耳於爾等無與爾楚北一僕從耳於余何與李縣主不任京山爾等亦不相識何況少君爾旣投名於縣主爾有功縣主賞之爾有過縣主罰之少君無與也而格外周旋意

必有錯誤莫少君之先容而文其非也是先以不肖之心進也且意少君可以詔求而情通也是又以不肖視少君也是皆非也此後慎勿復然然則必責由是侍從默默而逢迎頓止此余之可法於爾者爾自七歲受書潛心知學爾祖嘗悅而稱之余自滇旋猶屢以爲言喜其無玩愒之習也今列成人且隨任境地遷而氣習因之敬勝吉而怠則凶聖狂只分一念幸值其利慎勿忘其害也書此示惕庶幾孜孜勿懈初志以成祖志焉是余所望也夫

寄示佐賢子丁亥午日

我此時替人辦事去冬三月難者已過交春來事甚簡無用心之具消遣在命理易象而已命理皆易不識八卦盈虛焉知氣數易象皆命不究陰陽消長焉知卦爻二實一耳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理在目前而甚精甚細在人自領是以夫子罕言非不言也夫子於利實是罕言至命與仁夫子句句言之事事言之特不顯言之深見深而淺見淺以爲文章則文章也以爲性道皆性道矣然罕能知之則以爲罕言耳端木氏聞一貫並非別有所學亦非子別有所言曾氏聞一貫門人且不

識何謂曾氏就入手之忠恕示之豈不言哉命理非算命之書
所能盡黃帝造甲乙干支以推氣運之盈虛衰旺不啻就天地
人物各繪其象有此象乃可以尋源窮流而究其順逆知其吉
凶一草一木無不包括無不可推人有吉凶禍福物亦有向背
榮枯生死成敗無非五行之氣爲之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盈則
旺而虛則衰人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孰能不納於五行之中所
謂天地網蘊萬物化醇所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也知天之氣
順天之氣然後可盡人之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悉出於此伏
義畫八卦未定干支而順逆吉凶之理氣則一箕子陳九疇不

言干支而休咎威福之徵應則一此帝王治世大法聖賢授受
之心法所從來也徐子平先生罷華陰令後避東晉之亂隱居
武當山究心於此用年月日時之干支作爲財官印煞就陰陽
五氣之盈虛消長專向人說是卽至全至大之法摘其一節而
小施之而世但見其推人遂傳爲講命之書豈知其源也哉予
於其流之順逆淺深今尙未能精粗恰當而其源則旣得之矣
因著有坦翁命理五十餘篇一冊言務切近質實人人可曉乃
可以公諸同人已寄迪化交汝兄令其便中寫就收存此我行
世書也又伏羲立乾坤二卦生八卦變六十四卦文王各就本
坦室雜著

卦推順逆繫以吉凶之象辭因其一定不易內包有交易對易錯落易參雜易中互易倒轉易千易萬易終仍歸於不易名之曰易周公又從三百八十四爻推吉凶之象而各繫以辭三聖皆言象而止未嘗言理也然象由理著卽理從象推至孔子各就卦爻宣著其應吉應凶之理乃知易爲萬世之大經矣然其象甚活其理亦是甚活無一死字死句其言吉凶非定語也若曰是象吉不可反是反是則不吉戒辭也是象凶亟宜改是改是則不凶勉辭也所以易象天地天地全是活象無死象也所以每一卦皆能變八卦且皆能變六十四卦始終往復如環無

端特不出於六十四卦外耳然則當日何不窮其變變無盡期卽例可推著書毋太繁也是故卽變動不居觀之毋論其他卽上經下經某卦挨某卦亦拘執見也而不能不拘執也舉一例餘某卦氣順接某卦則必逆某卦氣逆接某卦則必順是卽卦氣盈虛而消長之卽裁成輔相之宜卽盡人合天之功而文王未嘗明言孔子序而釋之以爲卦宜如此文王序卦之用意如此非爲某卦必接某卦也後儒不知活看見其相接卽似一定不易少有變動卽謂亂經嗚乎洪荒至今只應一世無復古今之代謝矣合天下只有一家一人九州如一方矣而何以同此

天○地○而○有○皇○有○帝○有○王○有○霸○代○代○各○異○以○至○於○茲○也○同○此○日○月○
四○時○何○以○風○雨○寒○暑○年○年○異○月○異○日○異○省○異○郡○異○一○鄉○一○邑○無○
不○異○也○同○此○人○事○之○五○倫○五○官○何○以○經○權○常○變○家○家○異○人○人○異○
且○或○有○全○有○不○全○也○同○此○五○聲○五○色○五○味○何○以○高○下○清○濁○烹○素○
酸○甘○視○異○聽○異○嗜○好○各○異○也○是○知○一○卦○一○世○一○爻○一○境○一○卦○一○
氣○一○爻○一○性○同○一○世○而○變○動○其○境○同○一○氣○而○變○動○其○性○則○卦○與○
爻○之○順○成○逆○成○有○如○黑○白○相○反○甘○苦○相○對○者○差○毫○釐○謬○千○里○矣○
不○知○參○活○而○板○滯○觀○之○卦○辭○則○既○知○矣○知○卦○象○知○卦○氣○哉○知○四○
聖○畫○卦○繫○易○之○意○也○哉○甚○至○因○易○有○太○極○一○語○不○思○其○爲○追○無○

復加之辭平分黑白而繪圖肖之黑白判然兩儀之陰陽如是
板乎自謂精切不移而世亦遵守勿違八卦從此死矣而八卦
未嘗死也氣自活易自活而執圖觀易之心死耳明有來瞿唐
者自云究心於此二十有九年專矣其於繫辭註之頗晰其於
卦爻取象得錯綜二字義於觀象玩辭頗真視宋儒之見活矣
惜其搜羅後世詞賦之字爲解浮靡字句可註經乎又語多滯
滯往往辭不達意有愈說愈晦之病有得於錯綜二字以爲二
字可以該易不知錯綜有易參伍以變非但言錯綜也予何人
斯敢言知易而玩其所註於義未融卽於易未洽至宋人板滯

繪圖之解於易全背卽於心未愜因就伏羲一卦變八自然之序爲序不復用上下經相接之序畧舒管蠡自乾震坎至艮之六宮今已註訖矣自艮之七八二宮以及坤巽離兌不知何歲月可以畢事其於先儒所註知之者不敢故背而不敢強同惟求於四聖畫卦繫辭之心少有拍合則一綫之明亦通天徹地無古無今見解同不同不足論也今謫塞外先爲寄示他日書成攜歸將全示爾兄弟兩人此自有四聖之易漢宋諸儒言數言理不知言象故均未道及而瞿唐發之又多有註解之誤而我乃正之非十世八世書其衍爲家傳勿失丁亥午日手寄

跋

先大夫嗜古文最服膺者漢則長沙唐則昌黎每謂此百讀不厭者也自作文曾刊於晉康州署嗣又刪汰若干首增益若干首未重刊也嘗命佐賢曰刊文例有弁言世多乞於達官顯宦以邀光寵余之文雖不工卻有見真處與勦襲者異後之觀者自能辨之不必借重於顯達者之掄揚也佐賢今重付剞劂謹以傳誌冠首而不復求序於當時之名公鉅卿乃所以承先志云

男佐賢 謹跋

以辭論錄首而不窮其理以當辨之各公論以辨之承夫志
 自前辨之不必計重外隱義者之命也
 以幾次歸余之文雖不工然有見其與陳蔡者異之辨者
 首末重其以辭命也
 規者以自辨文會既成晉泉微晉周文雖太若于首辭益若于
 夫大夫魯古文是與輒皆與俱是也傳俱昌然每謂也百篇不
 短乃正之非十世人世書其行爲家傳勿失丁亥十月

